

# 专访基辛格：中国的崛起与美欧同盟的未来 下

问：“美国和欧洲在中国问题上的战略分歧会对跨大西洋关系构成真正的威胁吗？”

基辛格：如果欧洲奉行利用中美分歧的政策，那么对抗会变得更加尖锐，危机也会难以调和。我不赞成讨伐中国，我赞成的是达成一种共同的战略共识，这样局势就不会因为不断谋求利益而进一步恶化。

## 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前景

问：“在应对疫情上，拜登上任后采取了比特朗普更加严格的旅行限制。这对重建美欧跨大西洋战略关系将产生什么影响？如果美欧不能重建紧密的跨大西洋关系，欧洲最终将成为亚洲的一员。您认为当下是否存在出现这种危险情况的可能性？”

（美国）会在重建跨大西洋关系的问题上栽跟头吗？”

基辛格：美国的民族意识在这一时期有所增强，受到上届政府的鼓舞，民族意识情绪发展迅速。但这种情绪更多是对外国人的冷漠，而不是对外国人的主动敌意。相比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里，大家基本都认为美国在欧洲在根本上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点在教育阶层尤为普遍。在那个时期，美国与外国的接触，特别是与欧洲的接触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这

种想法已经不那么流行了，你再也不会在美国的报纸或电视上看到有关欧洲选举的报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分离已经发生了。

美国方面可能正面临着某种诱惑，即认为我们在新冠疫情结束且美国表现相对良好的基础上，能够以一种更为“孤立”的方式开展工作。拜登政府一直就美欧洲重建联系的重要性发表声明，这很重要，我非常同意这一点，但我认为我们尚未找到建立跨大西洋关系的新途径。因为目前这种联系的本质通常被定义为回归美国的领导地位，但结果可能是欧洲寻求的是协同自治，而不是被指指点点。

目前我们从拜登政府那里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态度的表达，不是一项项详细的政策。人们普遍希望美欧再次联系起来，而且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概念，如果我们先通过对话加强联系，那么某种有凝聚力的行动就会自然出现。但事实上，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才出现，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双方的分歧都在不断扩大。

问：“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说奥巴马上任时正是美国太平洋时代拉开序幕的时候？”

基辛格：是的。二战结束不久，（美欧）有一个共同的主线，也有一个共同的

任务，那就是重建欧洲，重新定义美国对其外交政策的态度。这是重要的国家努力。即使在尼克松时期，当人们试图重新定义美欧的正式关系时，在战略领域也相对容易操作，然而事实证明要制定一份具有政治目标的《大西洋宪章》却绝非易事。双方没有敌意，但欧洲也不愿定义一种有机的关系。现在，这一问题将由于全球性挑战再次浮现。欧洲不存在地方性的身份认同危机，所以在定义我们的全球角色时，可以预见的是欧洲会倾向于奉行一种与美国不同的政策。

在短期内，我可以看到双方都有很多好处；从长远来看，我担心的是，双方对自身利益的强调将起到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它将使欧洲沦为欧亚大陆的附属物。通过这种方式，欧洲将专注于亚洲和近东国家之间互相竞争所产生的紧张关系，这些努力可能会让欧洲筋疲力尽。第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将在战略上成为太平洋和大西洋交汇的一个岛屿。这样美国将采取典型的岛屿国家对大陆区域的外交政策，即以弱者对抗强者，这意味着美国将更多地关注分歧，而不是建设世界。即使美欧间能够友好地处理分歧，美国和欧



洲也不应该在如何界定共同目标的斗争中耗尽精力。我们不必就每一个局部问题的每一项经济政策达成一致，但我们应该对我们希望大西洋地区在历史和战略上的发展走向有一个共同的概念。

问：“欧洲将与怎样的美国打交道？您是如何看待现任拜登政府在国内和外交政策方面的观念变化的？”

基辛格：拜登政府的外交团队正试图恢复他们所认为的美欧关系的传统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频繁、持续的磋商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共识。他们还没有充分解决大西洋两岸在过去20年中发生的重大内部变化这一事实。这些变化强调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普遍观念。因此，尽管这些对话仍在进行，配套的制度也依旧存在，但与美国的对话内容已经变得平淡无奇。上一届政府强调分歧，因为他们坚信如果不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整个国家就无法被动员起来。这种思维方

式的困境在于，在当今这样一个技术治国的世界里，国家利益需要有全球基础，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国家的利益只局限于自己国家的周边。

在我任职期间，由于我们参与了越南战争，国内的分歧非常激烈，这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是痛苦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类类似于家庭内部的分歧。自由派民主党的领导人都是我在哈佛大学时认识的熟人。当前人们对美国的历史价值存在着系统性的质疑。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社会从一开始就有违道德。这种观点的提倡者认为，美国内部的挑战源于美国社会和历史的结构。参议院、最高法院等机构，甚至宪法本身都必须从头再来。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思维模式，尽管持有该观点的人不到半数，但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看法，可能主导学术界和媒体界，变得非常有影响力。

中文翻译：“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